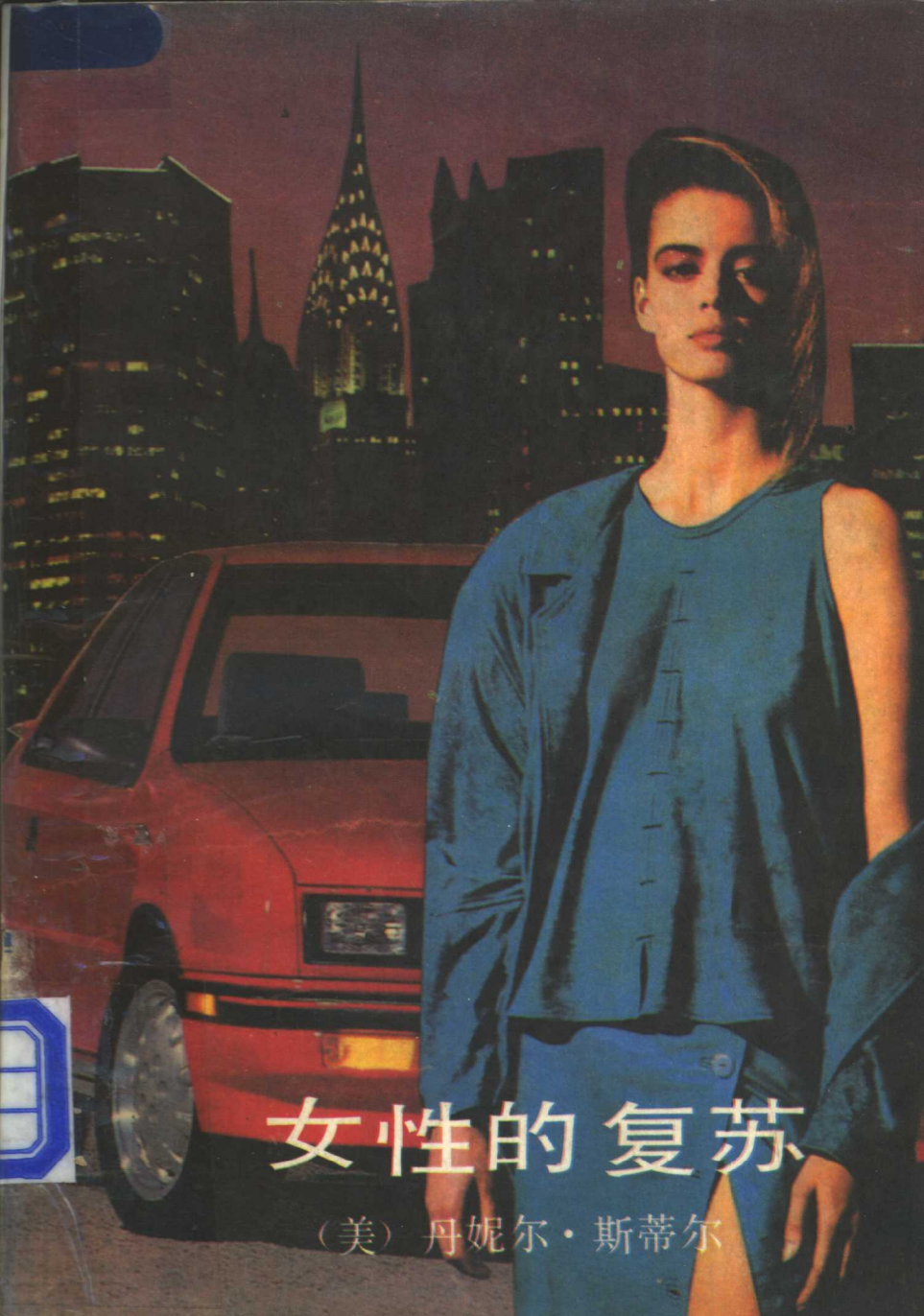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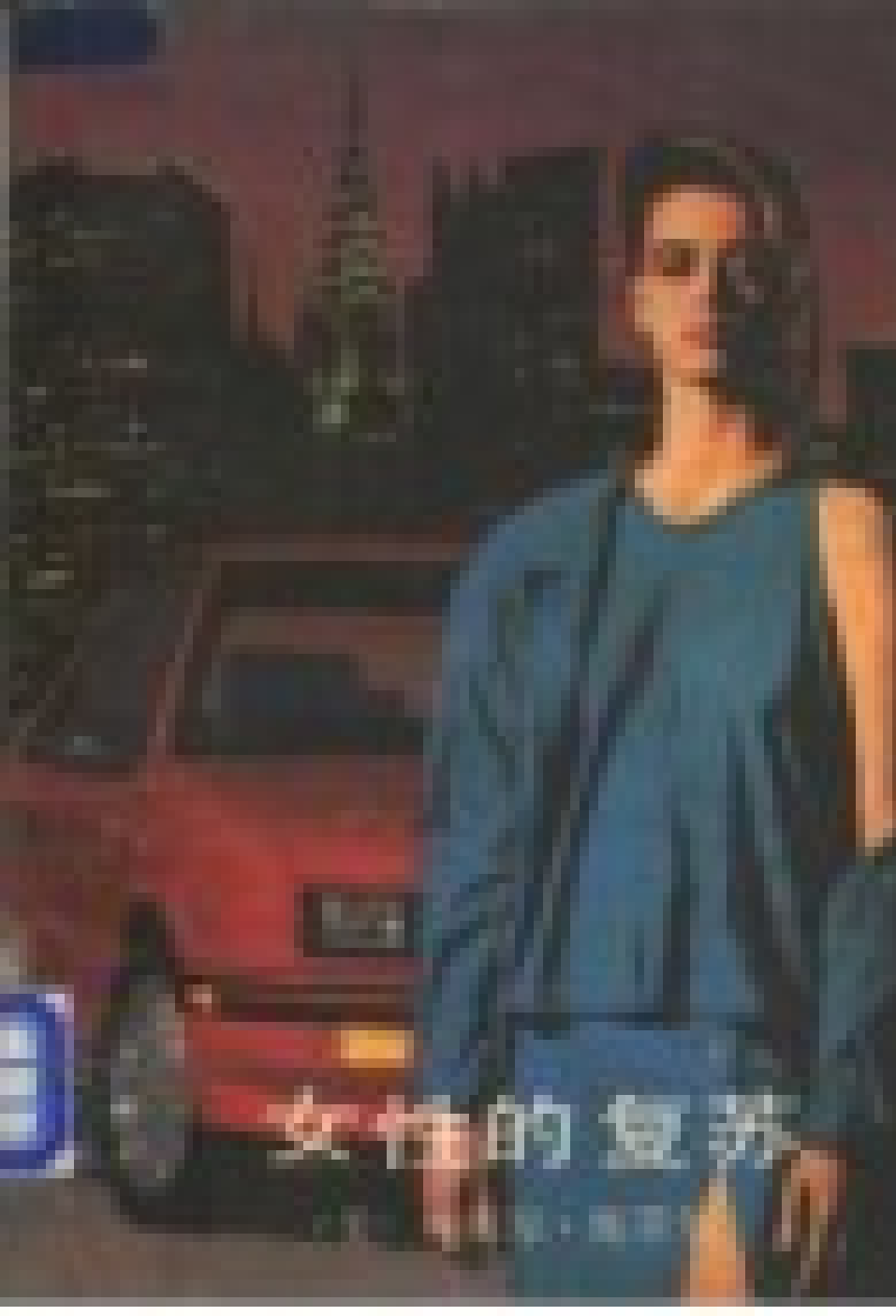




女性的复苏

(美) 丹妮尔·斯蒂尔



女性的复苏

文：陈冠中小

女性的复苏

(美)丹妮尔·斯蒂尔 著

关浚哲 黄 怡 译
张兴奎 叶 华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孟祥旭 元 华

封面设计：航 锚

女性的复苏

〔美〕丹妮尔·斯蒂尔 著

关浚哲 黄 怡 译
张兴奎 叶 华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东南图书公司经销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70千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12-0078-6/I·26 定价：4.15元

内容提要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琼·罗伯茨和丈夫分离。临别前，夫妻俩百感交集，化作一次狂热的性爱，并在琼的体内留下了爱情的种子……丈夫战死了……女儿塔娜长大了……一个美丽漂亮，婀娜多姿，充满了青春魅力的少女婷婷玉立在男人们的视野之中，使他们不免欲念顿生，垂涎欲滴。于是，一场罪恶降临到这个洁白无瑕的少女的身上。

塔娜16岁的那年的一个青年人聚会的夜晚，母亲情人的儿子将她诱骗到母亲与情人幽会的房间，撕开她的裙子、短裤、乳罩，粗暴地将她强奸了。浊水污染了床单，鲜血染红了地毯。从此塔娜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性变态的女性。她对男人本能地生出厌恶、疯狂地迷上自己的学业、事业。

然而，作为女人，这不能是生活的全部，终究必须与男人接触、幽会、性爱、怀孕……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女人”。那么塔娜这样一个被强暴过的变态女性，又是如何变成一个正常女性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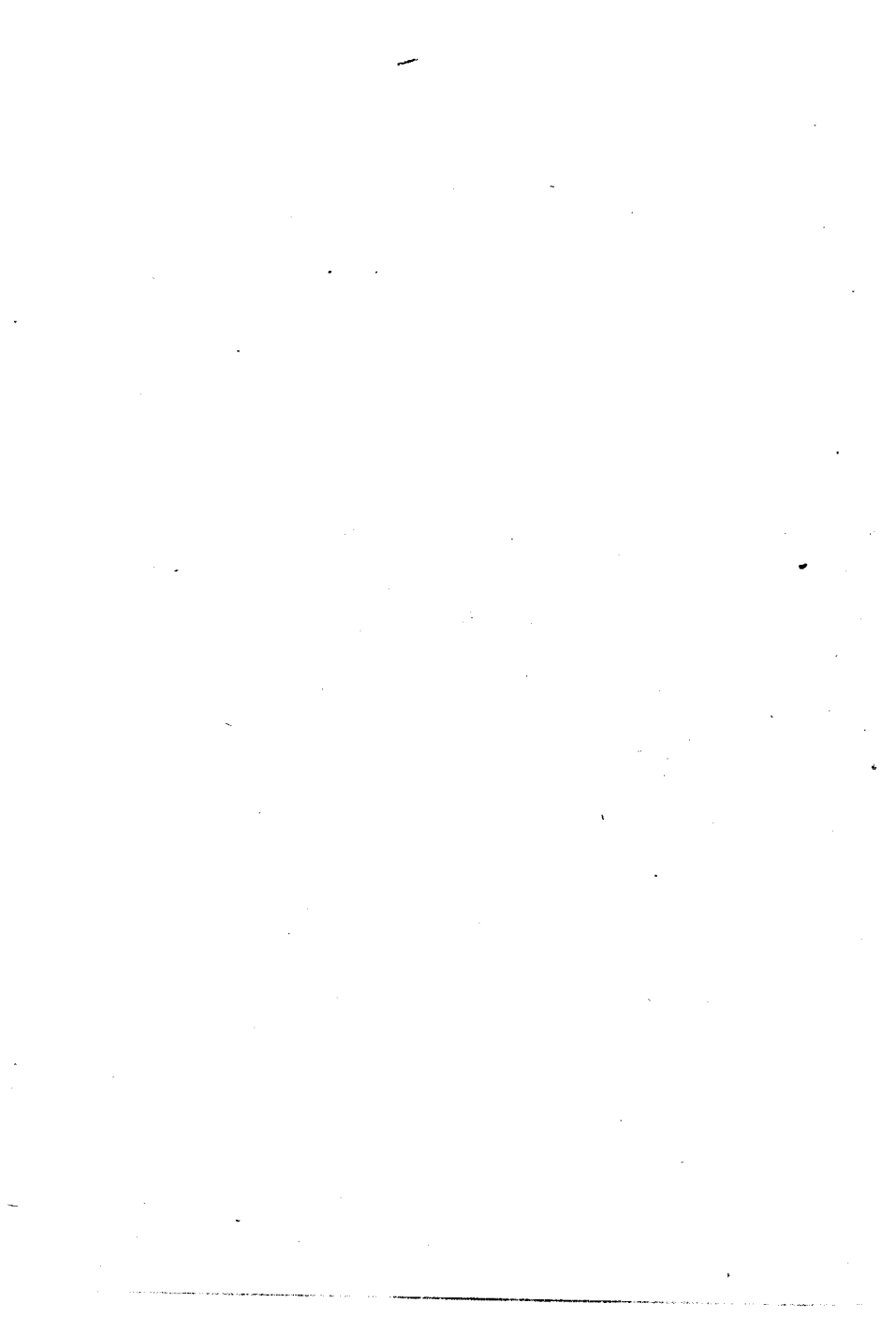
历经生活之水的冲刷和男人们的撩拨，女性潜力十足的塔娜终于冲破了心理障碍，与男人接触了：她与貌似浪荡不羁的巨富之子过着貌似同居的生活，但至死他俩却从没上过床；偏偏是一个极端分子，却打动了她的心，于是她与他一起吸毒、争辩、做爱；当一位老富翁对她父亲般关怀时，她感动得拥入

他的怀中；当她被一位法官勾引时，她宁愿成为第三者……生活就是如此这般，女人的全部秉性在她身上复苏了，甚至更疯狂。白天，她是一位严肃的检察官、法官；夜晚，她则是一位娇柔百态的女性、情妇，以至于终于成为某高级上诉法官的妻子，在她40岁时还当上了母亲……

目 录

第一部	早年生活.....	(1)
第二部	开始生活.....	(155)
第三部	真正的生活.....	(251)

第一部
早年生活



第 一 章

1941年11月11日下午，全美国仍处于茫然之中。珍珠港战争中伤亡的人数和名单已公布出来。在过去的几天里，复仇之神渐渐地抬起了头，几乎在每个美国人的心中都有一种以前从不知晓的紧张感。最后，战争终于降临到了我们头上，而它并不仅仅是国会宣战的问题，比这更多更多的内容尚在其中。人们的心里充满惊悸、狂怒和对战火可能烧到此岸的担忧。日本战斗机可能会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飞临人们头顶，突然之间芝加哥、洛杉矶、奥马哈……波士顿……纽约等城市会被夷为平地。一想到这些，真令人不寒而慄。那已不再是远隔重洋的“他们”的战争，而是“我们”的战争了。

安德鲁·罗伯茨迎着刺骨的寒风大步流星地向东走着，他把头埋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边走边猜想着见到琼后她会怎么说。两天前，他毫不犹豫地入入伍登记册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当他回到家里看到她脸上的神情时，原先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收回去了。如今他不能再拖，今天晚上他不能不把实情告诉她，因为3天后他就得去圣迪戈了。

当他的双脚踏在他们居住的房子门前那窄小的褐石台阶上时，第三大街的高架列车在他的头顶呼啸而过。他们住在那里快一年了，对火车的存在已几乎不再注意。起初，这火车声实

在讨厌，晚上躺在床上，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嬉笑打闹，高架火车开过时，甚至连灯座都会摇晃不停。然而现在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安德鲁甚至开始喜欢起这套窄小的寓所。琼把它打扫得一尘不染，她早上5点就起床，给他做果酱，烤饼干，在她自己上班前把屋子收拾得井然有序，洁净无瑕。她变得比他以前想像的还要能干。他边打开房门边欣然而笑。一阵冷风卷过门厅，两盏灯熄灭了。他一脚跨进房门，看到家中的一切都是那么光亮舒适。屋内装饰着蝉翼纱窗帘，那是琼亲手制做的；还有小巧玲珑的蓝色地毯和沙发套，也是琼从夜校学会后回来做的；而那些家具，虽然都是旧货，但经过琼那双勤快的巧手的摆弄后却显得灿然似新。他环视四周，心头忽然涌上了一阵悲哀，这在他签名入伍后还是第一次。一想到他将告诉她，3天后他就要离开纽约，他便感到痛彻心肺，泪水不知不觉地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他意识到自己也无法知道何日才是归期……何日……甚至如果……哦，见鬼！问题不在这儿，他告诉自己。如果他不与日本佬作战，那么谁又会去呢？而如果别人也不去，那么总有一天这帮日本佬就会飞临纽约上空，把它炸成地狱……还有这房子……还有琼。

他坐在扶手椅上（椅罩是琼用深绿色布料缝制的）沉思着……圣迪戈……日本……圣诞节……琼……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抬起头来，好像受到什么惊吓。他听到她用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她推开门，手中抱着大大小小的棕色购物袋。她没有看到他，所以打开灯时她吓了一跳。这时她才注意到他正在向她微笑，他那金黄色的头发像往常一样垂在额前，眼睛明亮，打量着她。他还是像他们初次相遇时那么英俊。那时他17岁，她15岁……6年过去了……他才23岁。

“嗨！亲爱的，你这么早回来干嘛？”

“我回家来看看你。”他走到她跟前，用那双有力的手接过她怀里的大包小包。她抬起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注视着他，眼中充满着敬畏，这是她看他时，常带的神情。她对他非常崇拜，一直如此。他上过两年夜大，在学校里参加过田径队，在橄榄球队也呆过几个月，直到他伤了膝盖。她是在他毕业那年认识他的，那时他已是位篮球明星。现在她仍把他当作英雄，她甚至比以前更加崇拜他了，她为他感到自豪。他找了份好工作，在纽约最大的交易所做买卖。她知道他最后要当经理……总有一天……或者他还有可能进学校深造。他们谈起过这个。他现在就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和她的工资加起来，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她知道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她早已深谙此道。她18岁时，双亲死于车祸，打那以后她就开始自谋生路。好在她父母去世时，她已读完了秘书学校，而她又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她在她现在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至今已干了3年。安德鲁也为她感到自豪，在她穿着自制的剪裁得当的衣服去上班时，她看上去多么精明强干！还有她的帽子和手套，她买这些东西之前总要经过仔细的挑选，先从杂志上找到合适的款式，再征求安德鲁的意见，这样准保它们看上去和她非常相配。他望着她又笑了，看她摘下手套，把黑毡呢帽放到一把绿色的高椅子上。“你今天过得怎样，我的小美人儿？”他每天下班回家都喜欢跟她打趣逗乐，把她揽入怀中，拧她，吻她的脖子，告诉她他想跟她做爱。这当然与她在工作时总是一本正经的行为大相径庭。他有时也会破天荒地到她工作的地方去看看她，那时她显得十分庄重肃穆，甚至有点害怕见到他。然而她就是那种姑娘，实际上，婚后她对他说来更加可爱。最后她总算可以喘

口气了。他在她脖子后面吻着，她感到脊背上一阵阵发颤。

“等一下，让我把东西放好……”她朝他诡秘地一笑，想从他手中拿过一只袋子，可他推开她的手，吻起她的嘴唇。

安德鲁……你今天是怎么了？”

他又调皮地朝她笑了笑，生怕说出什么话来使她听了害怕。

“别问。”他又开始吻她，堵住了她的嘴，恰在此时，一列高架火车呼啸而过，他们顿时都笑了起来。“这该死的东西……”他边嘟哝边喘气。

“你知道吗，现在我有喜欢起这声音来了……”这回是琼主动吻他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的身体像刚才他们的嘴巴一样合在了一起。在这静谧的房间里，俩人谁都没有说话，这样似乎过了好几个小时。前门边的厨房里还点着灯，而他们躺着的起居室和里面那间小小的卧室里一盏灯都没有亮。但即使在黑暗中，他也能感觉到琼在注视着他。“要发生什么不对劲的事，是吗？”一星期来，她的心口总好像有一块石头压在上面。她太了解丈夫了。“安德鲁……？”他还是不知该怎么说才好，现在告诉她并不比两天前就告诉她更容易些，而拖到周末再告诉她则会更糟。可他总得告诉她，他只是不想在此刻告诉她。

3 天来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件错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是她已经凭直觉猜到了。黑暗中她抬起头望着他，感到心跳突然加快。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布满了一层阴云，就像她以前常有的那样。她与他经历完全不同。他的眼里总是带着笑意，他说话幽默风趣，常有些滑稽的念头。生活对他总是宽宏大度，可对琼就不同了。她生着那种从呱呱落地起就历经沧桑磨难的人所特有的紧张神经，她的父母都是酒鬼，还有

个患癫痫病的姐姐，13岁时死在琼旁边的一张床上，那年琼才9岁。琼18岁便成了孤儿，她几乎一来到世上就开始了挣扎。然而尽管如此，她仍有一种天生的气质，虽然没有机会让它开花结果，但安德鲁知道，总有一天它会开花的，只要有足够的营养。他也确实以任何他能找到的办法给她营养，可是现在，他已经无法让她平静下来。他初次遇到她时所看到的那种忧郁神情又从她的眼中流露出来。“你要走了，是吗？”

他点点头。这时泪水涌上了她那深而黑的眼眶。“别这么看着我，宝贝，求求你……”她使他感到自己真是个混蛋。一时间，他无法面对她的悲哀。他从她身边走开，来到房间的另一头，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包骆驼牌香烟。他笨拙地掏出一支烟，点着，在沙发对面那张绿椅子上坐下。现在她哭出声来了，可她看着他时，脸上并没有惊诧的神情。

“我知道你要走。”

“我不得不走，宝贝。”

她点了点头。看来她能理解，但这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要鼓起勇气问到她唯一想知道的事情似乎需要几个小时，但她终于问道：“什么时候动身？”

安德鲁·罗伯茨猛吸了一口烟，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做出的问答。“3天后。”

看得出来，她在颤抖。她又闭上了眼睛，点了点头，泪水顺着她的双颊流淌下来。

接下来这3天里，一切都变得不同往常。她呆在家里，没有上班，好像发了疯一样，所有能为他做的事情她都做了。她给他洗裤衩，卷袜子，还为他烤饼干，让他在火车上吃。她的双手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自

己，甚至控制住他，但这也无济于事。到星期六晚上，她不再给他整理那些他并不需要的衣物了。他不会吃那些饼干，没有那些袜子也行。他把她抱入怀中，她终于控制不住了。

“哦，上帝，安德鲁……我不能……没有你，我可怎么过啊？”当他望着她的眼睛，意识到他对她做了些什么时，他的胸中好像空荡荡的。然而他别无选择……别无选择……他是个男子汉……他就得去战斗……他的国家加入了战争……最糟的是他并不为自己对她做的一切感到内疚，他对于自己投身战争，却感到一种奇特、狂喜和激动，似乎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他觉得这是一种作为男人必须经历的洗礼，但他对此又有一种负罪感。到了星期六的深夜，这种感觉占了上风。他紧握着琼纤巧的小手，想到自己非做不可的事，心痛欲裂。他简直希望现在已经离家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他是马上就要走了。早上5点他就得到格兰德中央车站去报到。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在窄小的卧室起床准备穿衣，他转身望着妻子。现在她显然安静了一些，眼泪干了，眼窝深陷，眼皮红肿，看起来比以前更顺从天命了。对琼来说，她好像失去姐姐、父母那样，感到可怕、绝望和恐惧。安德鲁是她剩下的一切，她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失去他，而眼下他也要离开她了。

“你会挺过去的，是吧？宝贝？”他坐在床沿上看着她，期望着她肯定的答复。她凄然而笑，把一只手伸向他。

“我想我总得挺过去，不是吗？”然后她又笑了，几乎有几分神秘。“你知道我希望什么？”他们都知道，她希望他不去打仗。她看出了他的想法，吻了一下他的指尖。“除此之外……我还希望这星期我已经怀孕了……”在过去几天的激情中，他们把小心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可有那么多别的事情要做，他只希望这不是她的危险期。在过去几年里，他们

一直很注意这点，他们一开始就商定暂时不要孩子，起码在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前或安德鲁再进大学学习两年之前不要，他们都还年轻，并不急着要孩子。可是现在……在过去一星期里，他们的生活翻了个个。他望着琼，心中生疑。

“我有点弄不清这星期发生了些什么事……你想你可能会……？”他有点担心，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不想让她孤身一人时怀上孩子，而他又不知在哪里打仗。

她耸了耸肩，“我可能……”她笑着坐了起来。“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只好这样了。”他好像突然悲哀起来，随后又紧张地望着床边的钟。已经过了4点，他得走了。

“也许是真的，”突然，她好像非得在他走之前告诉他似的。“我刚才说的是真话，安德鲁，我会很喜欢的。”

“现在？”他一脸惊愣之状。她点了点头。在这间小房间里她的嗓音很小，像是在说悄悄话。

“是的。”

第二章

高架列车从琼·罗伯茨寓所的窗外呼啸而过，给静坐在开着的窗前的琼送来了几天来她所能感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阵微风。强烈的8月热浪从人行道上扑面而来，似乎在烘烤着这褐石墙壁，令人感到整座房子好像变成了地狱。有时睡到半夜，琼不得不起身下床，坐在门廊上，盼望着列车开过时能呼吸到一丝新鲜空气；或者她就坐在浴室里，用一条湿床单裹住身子。她没有办法使自己凉快些，而肚子里的孩子更加使她感到难于抵挡炎热，她觉得她的整个身体似乎将要爆炸。而她越是感到热，孩子就越要踢她，好像小家伙也知道热，也感到了沉闷。想到这里，琼脸上露出了微笑。现在她急切地等待着孩子的降生……只剩下4个星期……4个星期后她就可以抱着他们的孩子了……她希望这孩子长得像安德鲁。他现在正在太平洋战区，干着他以前想干的事情。“打日本佬”，这是他在信中告诉她的，这句话常使她感到痛苦。在她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中有一位日本姑娘，当她得知琼已经怀孕后，一直对琼关怀备至，甚至在琼无法动弹时还帮琼干些事情。上班时，她扶着琼进办公室，关切地看着琼打字；在琼走向洗手间时，她就做祷告，希望琼别呕吐。所里给了琼6个月的产假，这已够给面子的了，她知道这比多数别的事务所能给的假期要长得多，他们一定把这